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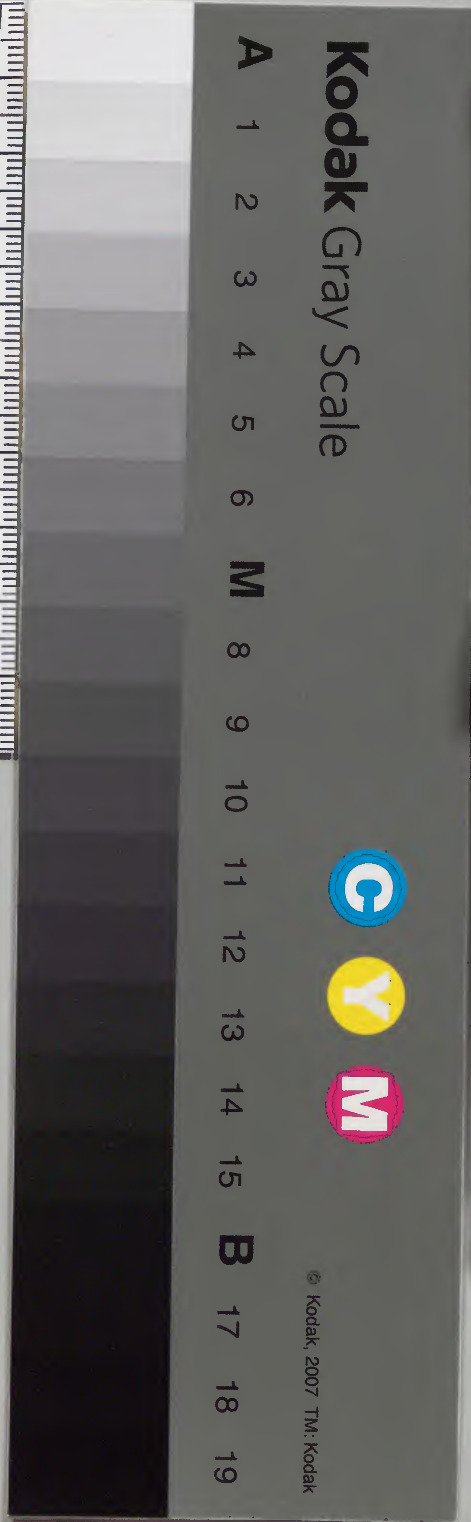
武經七書直解

本館公同書上

漢書門類			
二	五	三	〇
一	九	一	〇
八	三	一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五	三	〇
一	九	一	〇
八	三	一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30	
冊數	8 (7)		
函號	299	21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李傑用甫武進其書十四載李衛公問對注公名請閱中三原人佐唐太宗
定天下封衛國公此書乃与太宗問對之詞凡三篇王圻曰按此陳三家謂
李靖兵法世無完書出於阮逸家取杜氏通典附益之故其文詞鄙淺
然宋朱服嘗言此書行之已久未可遽廢而熙寧間詔樞密院校
正立之學官俾師弟子傳習至武舉亦列之七去以試士則亦未可
信其為假託之書也

淺草文庫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直解卷上

前辛亥科進士太原利寅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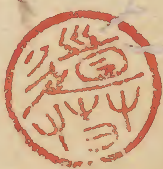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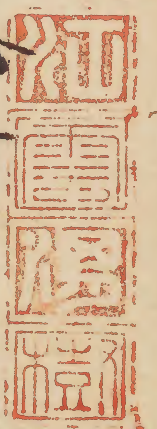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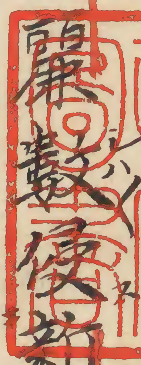
唐太宗言高麗頻數侵擾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

討之如何

諭不肯奉詔我將興兵討之其計如何高

麗新羅皆東夷國名新羅其先陳韓後也

在高麗東南時新羅內附而高麗蓋蘇文
弒其上畏討故梗化朕者我也太宗自稱



也。高句驪字朱蒙都平壤古朝鮮也。

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

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擄之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封衛公對太宗

曰臣探知高麗蓋蘇文自倚恃能知兵法

謂中國地遠不能征討故違抗詔命臣請

以三萬衆擄取之蓋蘇文者高麗東部大

人衆蓋蘇文也貞觀十六年弒其王建武

立王弟子臧為王自為莫離支其官如中

國吏部尚書也蘇文又號蓋金自云生水

中以感人故姓泉氏

太宗曰兵少地遠何術臨之

太宗言三萬兵甚少而地數千里之遠卿

以何法臨之

靖曰臣以正兵

李靖對曰臣用正兵臨之

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

太宗言卿平突厥時用奇兵勝之今征高

麗却言用正兵何也。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獯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其俗呼兜鍪為突厥。因為國號。貞觀三年。以李靖為定襄道總管。統諸軍討突厥。四年春二月。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

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平兵而已。
笑

李靖對曰：昔諸葛亮入南中，遇孟獲，七縱而七擒之，無他道也。用正兵而已。笑。愚謂孔明用正兵，若何而七擒孟獲乎？觀其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文，縱橫皆八。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所謂隅落鈞連，曲折相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孟獲豈識此術，所以七縱之而七擒也。諸葛亮字孔明，諸葛其覆姓也。琅琊陽都人。先主枉駕顧之後。

為軍師將軍先主崩事後主為丞相建興三年率眾征南中平之

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

太宗曰晉泰始中馬隆討涼州樹機能等亦倣八陣圖作偏箱車若地勢廣平則用鹿角車為營道路窄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以為重也

馬隆字孝興東平陸人兗州舉其才堪良將遷司馬督假節宣威將軍平涼州後為平虜將軍西平太守

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靖又對曰臣討突厥之時西行數千里若非用正兵安能致遠如此哉偏箱車鹿角

車二者用兵之大要一則用之而治力一則用之而前拒一則用之而束部伍三者更迭相為使用斯馬隆所得古人之法深也愚謂兵法有奇有正今李靖但用正而不用奇者何哉夫兵行之法惟先有正至於奇者臨敵變化而為之耳靖非不用奇也但西行數千里用正兵則部曲有制進止守徐偏箱鹿角扞外禦內必無所失且八陣亦有奇兵若與敵相遇進退不獲

非出奇亦安能取勝哉故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後之為將者不可泥於用正而不用奇也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奇兵乎

太宗問李靖曰朕破宋老生於霍邑初交鋒刃義師少却朕親用鐵騎自南原馳騁而下橫突其陣老生兵斷後因大潰遂擒

先生此為正兵乎為奇兵乎煬帝十三年
有公至霍邑代王侑遣即將宋先生等拒
之

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
董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

李靖對曰陛下天縱聖武之資非學而能
者也臣按兵法自軒轅董帝征伐諸侯之
僭號者始用師旅以至於今必先用正而
後奇必先以仁義治之而後用權變譎詐

之術愚按權者一時之用權而得中即
仁義也仁義豈有不正者哉至於譎則詭
詐之謂如晉文公譎而不正是也上古之
世聖帝明王專用仁義仁義者治天下之
常經也所謂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
謂正是也正不獲意以權濟之故權為聖
人處變之道今李靖以權譎並言蓋兵家
權謀詭詐之術非三代聖人之權道也
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

軍少却者奇也

且霍邑與宋先生戰師以義舉者得其兵法之正也建成墜馬右師少却者合牙兵法之奇也建成神堯高祖太子後為太宗所殺

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

太宗言彼時右軍少却幾敗吾之大事何以謂之奇邪

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

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

李靖對曰凡兵前向者為正後却者為奇且右軍初不少却則老生之兵安能致之而未哉兵法曰以利誘之使來因其亂而取之宋老生本不知兵倚恃其勇而急進不料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其陣兵遂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昔春

秋時晉與楚戰，晉臣以師犯陳荃，此即向前為正也。狐毛設二旆而退，藥枝使輿曳柴偽遁，此即後却為奇也。楚師馳之，原軫卻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師敗績。此與霍邑之戰同，皆以奇為正也。但狐毛藥枝設奇誘楚人之來，而右軍少却，建成墜馬，偶合出奇之道耳。向非太宗天授，幾何而不為老生所勝與。

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

太宗曰：漢武時，霍去病為將，暗與孫吳相合，誠實有此事也。夫當其右軍少却，高祖失色，及朕以鐵騎奮而擊之，反為我之所利。與孫吳暗合，卿實知言。蓋以右軍少却，暗合孫吳出奇取勝之法。漢武嘗欲教去病孫吳兵法，去病對曰：顧方略如何耳，不

至蒙古兵法也。凡行軍制勝，多與孫吳暗合。霍去病、衛青、姊子也。年十八，善騎射，從大將軍，為票姚校尉，屢有功，後為驃騎將軍。高祖有神堯高祖也。

本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字。

本宗問李靖曰：凡兵却皆可謂之奇，否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此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是，非敗也。

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靖對本宗曰：不然。夫兵之却也，旗幟參差而不能齊，鼓音大小而不相應，號令喧囂而不歸一，此乃真敗也。非所謂奇也。若旗幟齊整，鼓聲相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示之以亂，雖退非真敗也。必有奇伏也。若驍信之佯北，棄枝之偽遁，非奇而何在？兵法有曰：佯北者，勿追。又曰：將本能而佯示之。

以不能皆奇之謂也

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天子老生被擒其人乎

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係之天命乎老生被擒其係之人事乎言右師偶爾少却而誘老生之未是天命使之也太宗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潰而擒是人力為之也

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能

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人而已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悅首

靖對曰凡戰若非正兵或變而為奇奇兵或變而為正使敵莫測吾奇正之形則亦安能致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皆在人而已變化而入於神妙不測所以推之於天也太宗已知其義遂低首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

太宗問靖曰奇與正平日素分之歟乃臨

時制之歟

靖曰按曹公新書曰已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略

一術二術三術皆作一軍二軍三軍下並同

靖對曰臣按曹公新書有曰已二軍敵一敵一軍則我以一術為正以一術為奇已五軍敵一軍則我以三術為正以二術為奇此但言其大略耳假如已一而敵二已一而敵五則以何術為正以何術為奇乎故云

曹公但言奇正之大略非奇正之深妙者也

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

唯孫武子有云戰勢不過奇正二者奇正之變不可盡窮焉奇正之變謂奇或變而為正正或變而為奇也奇正相生謂或以奇而生正或以正而生奇如環循轉無有

端倪誰能盡之斯言乃得奇正之妙耳安
有奇正平日素分之理邪

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誅熟吾令則必為之
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
為變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衆知吾法然
後如驅群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

若士卒未曾閑習吾之軍法偏裨未曾慣
熟吾之號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之時各
認本隊旗鼓更迭為分合故曰分合為變

謂分而合合而分更迭變化此乃教戰之
術耳教閱既成之後衆人皆知吾之軍法
然後如驅群羊或往或來由將所指孰能
分其奇正之別哉

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
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
也

孫武所謂以虛實奇正之形示人而我實
無虛實奇正之形此乃奇正至極之理是

以奇正素分者教閱之法也。或奇而示之，正或正而示之奇，臨時相變者，奇正不可勝窮之道也。

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取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奇正之法深遠乎哉？重言深乎深乎者，嘆其奇正之法不可以淺近求之也。奇正之法雖深，而曹公必能知之，但新書取以授諸將而已，非論奇正本法也。蓋曹

公善說，不令時人得知奇正之妙耳。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

太宗言曹公註孫武以正合以奇勝下云：正者當敵，奇者從旁擊，不備也。卿謂其說若何？

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

靖對曰：臣嘗按曹公註孫子有云：先出與人合戰者為正，在後出者為奇。此又與旁

擊之說不同焉

臣愚謂大衆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鳥有先後，旁擊之拘哉。

臣愚謂大衆與敵所合者為正兵，大將所自出者為奇兵。鳥有先出為正，後出為奇。與從旁擊不備之拘執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欲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欲靖再拜曰：

陛下神聖，迥出古人。非臣所能及。

太宗言：吾之正兵，使敵人視之，反疑以為奇；吾之奇兵，使敵人視之，反疑以為正。斯孫子所謂形人者，欲吾能以奇兵變為正。正兵變為奇，奇正變化，不可測度。斯孫子所謂無形者，欲靖再拜而對曰：陛下神聖之姿，迥出於古人，非臣所能及也。或問：奇何以變而為正，正何以變而為奇？耶？愚謂：奇正之道，變化無窮。非一言而能盡。大

衆既合固為正。如晉與楚戰，狐毛設二旆而退，藥枝輿柴而走，正而變為奇也。將既自出，固為奇。如孫臏入魏地，使其軍十萬，竄明日為五萬，竄又明日為三萬，竄至馬陵，以萬人夾道而伏，遂殺龐涓，敗魏師。奇而變為正也。不特此也。凡佚而示之勞，飽而示之飢，非變正而為奇歟？佯棄旗鼓，走水上軍，非變奇而為正歟？善用兵者，正亦勝，奇亦勝。使敵不知我所以制勝之形，斯

能應變於無窮矣。

○本宗曰：分合為變者，奇正安在？

本宗言分而合，合而分，互相更變，奇正之

法安在？

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強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

靖對曰：善用兵者，無不是正，無不是奇。使

敵人莫可測量。故用正兵亦勝，奇兵亦勝。吾三軍之士，止知其破軍殺將而取勝，莫知其陰謀秘計，所以制勝之道。非分合變化而能通，安能至於如此之妙哉？分合所出，唯孫武一人能之。自吳起而下，皆莫可及也。

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

北不追，則敵有謀矣。

太宗言吳起之術如何？靖答曰：臣請大略言之。昔日魏武侯問於吳起：若兩軍相向，我欲知其將之能否，當用何術？吳起對曰：使賤而有勇者前向擊之，初交鋒而北，北而勿用以罰，觀敵將前進而取利，士卒一坐一起，皆有節，見奔北者不來追，則敵

將有智謀矣。若悉眾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

疑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

若彼悉衆追北行止縱橫不齟則知敵將無能擊之勿疑也臣謂吳起之術大率多類此非若孫武所謂以正合戰之法

大宋曰卿舅韓擒武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

大宋謂靖曰卿舅韓擒武曾言卿可與論孫吳兵法亦奇正之謂否乎靖答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致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曾不知奇而變為正奇與正相變通如環循轉無窮盡者也擒武字子通河東垣人也一曰名擒虎一曰初名豹隋開皇九年與賀若弼率衆滅陳李靖甚甥也愚謂以奇為奇以正為正如八陣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六花陣以中

一軍為奇，以外六軍為正。十二將兵，以八軍為正，四軍為奇。此等皆是古人詭說，其名耳，殊不知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也。假若敵來攻，或龍虎鳥蛇四軍，我以天地風雲四軍，或驚前而掩後，或衝東而擊西，是以奇為正，而與之合戰，以正為奇，左右角之而取勝也。以此言之，奇正循環，豈有窮矣。

木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

之法，字精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是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

木宗問精曰：古人臨陳出奇，攻敵人之不意，斯亦奇正相變之法乎？精對曰：前代為將者，與敵戰鬪多，是以已之小術勝人之無術，以已之片善勝人之無善，此等安此以論兵法哉？若東晉時謝玄之破苻堅於

泐水非是謝去之善蓋符堅之不善也去
字勿度謝安之姪也

太宗顧侍臣檢謝去傳閱之曰符堅甚處是
不善靖曰臣觀符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
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
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
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也夫為人所陷而
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符堅之類
是也

太宗聞李靖之言顧左右侍臣使檢謝去
傳閱之問李靖曰符堅甚處是不善也靖
對曰臣觀符堅載記有云秦諸軍皆潰散
敗走唯慕容垂一軍獨全時垂有軍三萬
不曾有亡符堅只有千餘騎奔赴其營垂
子慕容寶勸垂殺堅垂曰彼以赤心投我
若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觀此有以
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者蓋垂有貳於
堅按兵不動以幸其敗欲乘機以復其國

耳是符堅為垂所陷也。夫自己為人所陷而欲取勝於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符堅無術焉。假使符堅有術，阻淝水而不退，命垂等分為左右二拒，一出淝水之上，掩晉軍之右；一出淝水之下，襲晉軍之左。堅整中軍，伺晉之亂，直渡淝水，蹙之。雖韓白亦不能支。况謝玄卒之後，狄晉兵敗而垂敢為亂乎？慕容垂本燕王皝之子，初名霸，後改名垂。封吳王。畏太后可定，渾氏而奔秦，豈

真為堅用哉

木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

木宗言：孫子書謂多算勝，少算因有以知，少算能勝，無算也。凡事皆如此耳。

○木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謂也？

木宗問：靖曰：軒轅黃帝有兵法，世人相傳為握奇文，或人又謂握機文，此何謂也？

羅漢子按李
樂用甫武德
其書注云四為
正四為奇四正
天地風雲四陣
也四奇龍虎
鳥蛇四陣也
四正四奇之外
其餘奇零
之兵大將握之
居中運用奇
之為言餘零
也故因此而遂
謂之機凡兵
兵之正奇無
往非機不在
握持而言奇
謂正兵者三軍之眾君命大將統領而出受之於君者也所謂奇兵者乃大將所自選出
奇變化者也中有奇零外有四正四奇通為九陣中間奇零之兵大將握而專統之

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辭
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奇餘零也因
此音機

靖對曰奇音此機字故或者誤傳為機字
其義則一耳考其言辭則曰四為正謂天
地風雲四陳也四為奇謂龍虎鳥蛇四陳
也餘奇零之兵大將握之為中軍故為握
機謂零之兵因此音為機字

不以分屬偏裨四面八向之法皆取準則於中軍大陣之間又容小陣大隊之間又容小
隊與敵向者為前若敵人擊吾之尾則又以前為後而以後為前不拘一定之法不言左右者舉
此以例見也
其餘前後四軍
轉陳之間雖
進而速奔
雖退而不遽
走四頭者四
正四奇皆可
為首也八尾
者四正四奇皆
可為尾也敵未
觸犯之處即
為首而進之
敵人衝突者
陣之中則首
尾皆救有陣
之數起于五
如五人為伍是
也終于八如

臣愚謂兵無不是機謀機謀安在乎握持
而言也當為餘奇之兵為是夫正兵受之
於人君謂國家有征伐之事或十萬或二
十萬命將總之而出此受之於君者乃正
兵也奇兵將之所能自出謂選精銳簡武勇
法曰命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
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
取自出者也

謂正兵者三軍之眾君命大將統領而出受之於君者也所謂奇兵者乃大將所自選出
奇變化者也中有奇零外有四正四奇通為九陣中間奇零之兵大將握而專統之

靖對曰奇音此機字故或者誤傳為機字
其義則一耳考其言辭則曰四為正謂天
地風雲四陳也四為奇謂龍虎鳥蛇四陳
也餘奇零之兵大將握之為中軍故為握
機謂零之兵因此音為機字

四正四奇通為八
面是也。諸葛亮
嘗用石一縱一橫
分布為八行陣法
於魚腹平沙之上
黃帝所立九軍方
陣之法即此八行
之圖但亮變方
陣為縱橫耳

或掩其前後或襲其左右分合變通悉聽
於將乃奇兵也兵法有曰令素行以教其
民者則民服此乃受之於君者即正兵也
又曰兵事不豫先言之君之命將有所不
受者此將之所自出即奇兵也

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闖將
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
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凡為將者但知守正而無奇則守將也但

知用奇而無正則闖將也奇正皆得其法
為國家輔佐之臣也是故握機與握奇本
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
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為
後以後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
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
終於八此何謂也

太宗問靖曰陳數有九外有四正四奇中

奇零者大將總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則
焉陳間容陳者大陳包小陳也隊間容
隊者大隊包小隊也或以前為後或以後
為前謂平時以南向者為前以北向者為
後若回軍轉陳則北向者為前南向者為
後不言左右者舉一端言也若東行則東
向者為前西向者為後西行則西向者為
前東向者為後惟其有分數也故進無速
奔惟其有節制也故退無遽走言進退奇

一也四頭者四正四奇皆可為首也八尾
者謂九軍敵或攻其一則首也餘八軍為
尾矣觸處為首者謂敵來攻處便為首也
敵若衝擊其中則兩頭皆救常山蛇勢也
數起於五者五為陳法也數終於八者四
面八軍也此法何謂也

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為八行方陳之法
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
文蓋得其粗也

靖對曰。諸葛亮於魚腹平沙之上。以石縱橫布為八行。黃帝九軍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蓋諸葛變而為縱橫八行耳。縱橫八行者。謂四面視之。皆成八行。八八六十四。小方陳。即所謂陳間容陳。四頭八尾者也。臣嘗教閱士卒。必先用此陳。世人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者耳。八行即六十四魁。八八為行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

武陣名云陣之名為天地者。本乎旌旗之號。以旌旗有是形。故取以名陣也。陣之名為風雲者。本乎旂麾之象。以旂麾有是形。故取以名陣。之名為龍虎鳥蛇者。以隊伍有青龍朱雀玄武之別。故亦取以為布陣之名。後世乃誤信為八陣。

太宗問靖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八陣取何義也。蓋八陳四方四維各一陳也。以乾為天陳。以坤為地陣。以巽為風陣。以艮為雲陣。以東為龍陣。即左青龍也。以西為虎陣。即右白虎也。以南為鳥陣。即前朱雀也。以北為蛇陣。即後玄武也。

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陳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旂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

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
靖對曰：世人傳之者差誤也。古人秘藏此
法，故詭設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名耳。八
陳本一陣也，分為之八焉。若天地者本乎
旗之號，風雲者本乎藩之名。天取其高而
能覆地，取其厚而能載，故以為旗之號。使
為將者亦法天地之所以高厚焉。風取其
動作之象，雲取其卷舒之勢，故以為藩之
名。使為將者亦効風雲之所以變化焉。非

二陳似乎風雲也。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
之別。龍取其騰躍，虎取其威猛，鳥取其迅
疾，蛇取其能扞外而禦內焉。蓋欲使隊伍
士卒亦効龍虎鳥蛇之騰躍威猛迅疾及
能扞外而禦內也。非二陳似乎龍虎而二
陳似乎鳥蛇也。其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
分為八陳，乃後世之人誤傳之耳。若云詭
設物象，豈止八者而已乎。
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

陳也。卿試陳之。

太宗問靖曰：陳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設象，實古陳法也。卿試為我陳之。

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關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

靖對曰：臣按軒轅時始立丘井之法，八家為井，十六井為丘，因以制為兵法，故一井

分為四道，八家共處之。其形似一井字，關方則九焉。以前後左右中五處為陳法，以四隅四處為閑地。此所謂陳數起於五也。蓋黃帝初時，人民尚少，故止用五為陳也。

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

素氏曰：虛其中，心餘零之處。大將握而居之，四面之軍皆連。虛其中，大將居之，即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者也。環其四面，諸

屬環繞于外無
有斷闕左右前
後分為八陣此
所謂終于八也

部連續即左右前後及四維通為八陣此
所謂數終於八也蓋後來人民衆多土地
廣大故用八者皆為陳耳

及乎變化制敵則紛之紜之闔亂而法不亂
混之沌之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
復而為一者也

及乎變化奇正以制敵則紛之紜之闔時
似亂而其法不亂混之沌之形如轉環而
其勢不散此所謂散而分之而成八小陣

復而合之則為一大陣也

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
神略莫能出其間闔降此孰有繼之者乎

太宗聞靖之言曰深遠乎哉黃帝之制兵
法也後世之人雖有天智神略之妙莫能
出其間闔之外降此以往誰有能繼其法
者乎

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善其法始於岐都
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百人以立軍

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
太公以百夫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
勝紂七十万衆

李氏曰戎車兵車也一車兩輪白輻虎賁百夫之長一云三百人云云傳言武王伐紂太公用兵三萬六千五百人合周天度

靖對曰周家初興則太公望實繕脩其法
始於岐都以建立井畝之制用始祖后稷
封於郃十三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建
都於周原之上是曰岐都十五世而文王
以太公望為師備戎車三百輛虎賁之士
三百人以立軍之制度不愆於六步七步

六伐七伐乃止奔焉以教戰陳之法陳師
商郊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旅必戰之心
而成就武功用四万五千人勝紂七十萬
衆尚書小序云戎車三輛虎賁三百人注
云虎賁百夫之長也孟子云革車三百輛
虎賁三千人二說不同後詳辯之

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齊人得其
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脩太公法謂
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

周大司馬之法本於太公者也。太公既沒之後，子伋為齊侯，故齊人得真遺法。至桓公霸長天下，任用管仲為相，復繕脩太公兵法，謂之節制之兵。天下諸侯因此皆服。節制者，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言其有節制。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興師爾。

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乃霸者之臣而已。殊不知兵法起自井田，本於王者之制也。蜀諸葛亮有王佐之才，在南陽時，自比管仲、樂毅。以此知管仲亦王者之佐。但周室衰微，時王不能任用，故假齊桓公興師，以匡正天下者也。樂毅，魏人。樂羊之後，居靈壽，聞燕昭王賢，乃歸之。王以為亞卿，後破齊有功，封昌國君。昭王崩，子惠王立，疑之，遂西走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請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
愧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
以為三軍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一軌十軌為里
故五十人為一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
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五鄉一師故萬人
為軍亦由司馬法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
焉其實皆得大公之遺法

請再拜起而言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之
明老臣雖死無愧古昔賢者臣請言管仲

當時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之民以為三軍
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齊大
國也故為三軍民以五家為一軌故兵以
五人為一伍十軌為一里十軌五十家也
故兵以五十人為一小戎四里為一連四
里二百家也故兵以二百人為一卒十連
為一鄉十連二千家也故兵以二千人為
一旅五鄉為一師五鄉一萬家也故兵以
萬人為一軍亦由古人司馬法一師分五

旅一旅分五卒之義^上其^二實皆得太公望
之遺法也周制二十五家為一里五百家
為一黨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其兵制則
以五人為伍十人為什百人為卒五百人
為旅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其數為異耳愚
謂管仲魯西之所不為孔子稱其器小而
太宗李靖皆以為王佐何也夫管仲尊周
室攘夷狄九合一匡功實不小仲尼再言
如其仁以許之以其有仁者之功也然其

局量褊淺規模狹隘不能正心脩身以致
君於王道大抵多以權謀馭下三歸反玷
為後已甚此孔子所以譏其器小與不知
禮也假使時王任之其功烈亦不過如此
李唐之世道學不明雖以太宗之賢亦不
過假仁義而已李靖輩又守識王佐哉
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力所述是歟否也^力
太宗問靖曰司馬法世人皆言司馬穰苴
所述是歟否也

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
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為司馬之官由是稱司
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

靖答曰臣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田穰
苴善用兵敗燕晉二國之師景公尊穰
苴為司馬之官由是稱為司馬穰苴其子
孫因號司馬氏穰苴田完之苗裔也

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
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

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
也

至齊威王時追論古司馬法方成其書又
述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凡數十
篇即今世所傳兵家者流書內又分權謀
者權變機謀形勢也陰陽者天時之順逆
也技巧者攻守之用也

本宋曰漢張良韓信帝次兵法凡百八十二
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

大宋問靖曰漢張良與韓信亦次古兵法
凡一百八十二家刪去蕪偽取其切要可
用者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謂也按
漢藝文志謂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恐彼時
因而失之耳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佐高
祖滅秦楚定天下封留侯韓信淮陰人也
佐高祖定三秦擒魏豹破趙取齊敗項羽
垓下封楚王後降封淮陰侯呂后殺之
靖曰張良所學太公亦韜韋略是也韓信所
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

已
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

靖對曰張良所學即太公之六韜黃石公
之韋略是也韓信所學即司馬穰苴書孫
武子是也然大體不出乎三門四種而已
按漢藝文志云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果
起四十八篇今皆不存矣

大宋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
篇所謂陰謀不可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

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

本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有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其意太公言有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其妙太公兵有七十一篇不可以財窮其術謀言兵共二百三十七篇此所謂三門按漢藝文志亦發六篇顏師古云即今之亦勦也然則二百三十七篇後人增加而為之

李氏曰此三者兵家之門戶

本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為一種形勢為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

李氏曰權術謀計為一種山川形勢為一種及天言陰陽之說攻守技巧之具共為二種此四者兵家之種類或曰形勢以兵家虛實言

本宗問曰何謂四種靖曰漢武帝時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者流權謀為一種權謀者以正守固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形勢為一種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及陰陽技巧為二

種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形德、隨斗擊、因五
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技巧者、習手足、便
器械、利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此謂四
種。愚按漢藝文志、權謀十三家、共二百五
十九篇。吳孫子八十二篇。齊孫子八十九
篇。公孫鞅二十七篇。吳起四十八篇。范蠡
二篇。大夫種三篇。李子十篇。婁一。篇。兵春
秋三篇。龐煖二篇。兒良一篇。廣武君一篇。
韓信三篇。形勢十一家、共九十二篇。楚兵

法七篇。蚩尤二篇。孫軫五篇。繇叔二篇。王
孫十六篇。尉繚子三十一篇。魏公子二十
一篇。墨子十三篇。李良三篇。丁子一篇。項
王一。篇。陰陽十六家、共二百四十九篇。太
十兵法一篇。天一兵法三十五篇。神農兵
法一篇。黃帝十六篇。封故五篇。風后十三
篇。力牧十五篇。鳩治子一篇。鬼谷區三篇。
地典六篇。孟子一篇。東父三十一篇。師曠
八篇。養弘十五篇。別成子望軍氣六篇。辟

兵威勝方七十篇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
篇苗子五十篇伍子胥十篇公勝子五篇
苗子五篇逢門射法二篇陰通成射法十
一篇李將軍射法三篇魏氏射法六篇強
弩將軍王園射法五卷望遠連弩射法具
十五篇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蒲苴子
戈法四篇劍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雜家
兵法五十七篇雙鞠二十五篇今多磨滅
不存耳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請曰順其時
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春蒐冬狩之法何謂
也請曰順天以講武要之以神而重其事
也蓋古者田獵獲禽取上殺以薦宗廟而
面傷踐毛不成禽者皆不獻也此所謂要
之神而重其事耳

周禮最爲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豐宮之
朝穰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

周禮書以此最為國家之大政在周成王時則有岐陽之蒐岐陽者岐山之陽也春田曰蒐蒐者搜也謂搜其無孕字者而取之在周康王時則有豐宮之朝豐邑之宮也文王都豐武王遷鎬是康王因田獵而朝諸侯於豐邑之宮也在周穆王時則有塗山之會塗山即禹會諸侯之地是穆王亦因田獵而會諸侯於塗山也此皆天子之事也

及周襄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

及周室衰微威令不行而蒐狩之禮亦廢齊桓公霸諸侯於是有召陵之師晉文公霸諸侯於是有踐土之盟召陵之師在魯僖公四年踐土之盟在魯僖公二十八年皆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

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

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其實則用大司馬九伐之法以威諸侯之不恭命者。假之以會朝之名。因之以巡狩之禮。訓之以甲兵之事。春見曰朝。時見曰會。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甲兵士卒所被之甲所執之兵也。言國家無事兵不可妄舉。必於農隙之時。脩為田獵之事。所以不忘武備也。首序蒐狩不其深遠乎哉。

○木宗曰春秋楚字二廣之法云。百家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

木宗問靖曰春秋時楚字二廣之法有云。百官皆象其物類而後動言不妄動也。軍政不待戒令而先備言無不備也。亦得周家之制度歟。楚熊繹之後姓芊氏子翳偕緝王楚子即莊王旅也。二廣者左右二廣也。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此所謂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也
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
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為法故挾轅而戰
皆周制也

靖答曰按左氏傳說楚子乘廣用車三十
乘廣之一車有一卒每一卒用百人只是
舊制十五乘為一偏之法但偏法一乘用
百人比偏增一兩為承副耳一兩五十人
廣之一車比偏之一車多五十人耳凡軍

行之制在軍之右者挾轅為戰備蓋以車
轅為法故軍行挾轅而戰皆周家之制度
也一說偏之一乘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廣之一乘用甲士三人步卒一百四
十七人是廣一乘之卒用偏乘之兩卒耳
與前在傳林堯叟註頗異今並存之
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
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
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

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靖又言：臣謂古者百人為一卒，五十人為一兩，此是楚人乘廣之法。每車一乘用士一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家一乘用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用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百五十人為三隊，與周制分三甲同矣。按左傳云：蕩敖為宰，擇楚國

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薦前第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

典矣。

本索曰：春秋首吳伐狄，毀車為行，亦正兵狄。奇兵狄靖曰：首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為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方乘，皆然。

本宗問靖曰：春秋時首吳伐狄於大鹵，首吳晉卿中行穆子也，毀車為行者，魏舒以

狄徒衆而我車多所遇之地又阨故勸首
吳舍車為行也本宗問此法謂之正兵歟
謂之奇兵歟靖答曰首吳只是用車法耳
雖舍車而車法在其中蓋每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分而為三隊一為左角
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共七十五人此一乘
法也千乘萬乘皆如此按左傳首吳舍車
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
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大敗狄人

李氏曰首吳車
法今舍車之法
亦如此分為三
隊此即車戰
一乘之法也

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
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
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
凡百人興兵十方用車千乘車二千此大率
首吳之舊法也

臣按曹公新書有云攻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前拒一隊二十四人左右
角二隊四十八人看守輜重者守車一兩用卒一隊內一隊之中也
執炊爨者十人看守衣裝者五人廐養牛

馬者五人，樵薪汲水者五人，共該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用百人。攻車即戰車，守車即輜車。凡興師十萬，用車輕重二千乘。此大率首吳之舊法也。按舊本云：輕車二千，與上文不同。一本作輕重二千，謂輕車一千，重車一千，與上文合。今從之。

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十人，少做此。

又觀兩漢曹魏之間，軍之制度，以五車為一隊，僕射一人領之。十車為一師，率長一人領之。凡車一千乘，將吏用二十人，統制之。謂一正一副也。已上千乘，至萬乘，皆做此例。

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

臣以今日唐朝法制相參而用之，則跳盪者騎兵也。戰鋒隊者步與騎相半。駐隊者

李氏曰：今之跳盪一隊，即古之騎兵也。今之戰鋒隊，即古步兵與騎卒相半也。今之駐隊，即古之兼車騎而出者也。跳盪戰鋒隊，駐隊皆唐隊伍名。

兼車乘而出也。跳邊戰鋒駐隊皆隊伍名也。

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臣西討突厥時過越險阻之地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改易蓋古法節制之兵信可重也。

○太宗幸靈州回召李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余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

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為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

太宗車駕幸靈州回召李靖賜之坐問曰朕命江夏王道宗及阿史那社余等征討蕃將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所請薛延陀西走朕恐為後患故又遣李勣往討之今北荒悉平定然諸部蕃兵與漢人相雜而處今以何術能經久使

得番漢兩全安之。靈州在北地郡，其地在河之洲，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靈州。阿史那社尒，處羅可汗之子，阿史那突厥三字姓，社尒其名也。年十一，以知略聞，處羅以為柘設，建牙於磧北。後擊延陀而敗，貞觀十年，率衆來降，以為左驍騎大將軍，尚公主，典屯兵。薛延陀，匈奴之別種也。按延陀部而有之，故號薛延陀姓。一說其先與薛雜居磧北，鐵勒諸部皆匈奴遺種也。鐵

勒有九姓，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堀羅，曰白貂歌息紇，曰阿勿嚩，曰葛薛，曰斛唱素，曰葉勿葛，曰奚邪忽。貞觀十年秋八月，太宗幸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精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餘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成宣自為一法，番落宜自為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

靖答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設置
驛舍六十六處以通斥候之人此已得策
矣然如此臣以謂漢之戍卒宜自為一法
練習之番之部落宜自為一法練習之教
習之法各異勿使混同無番漢之分或遇
寇暴卒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
奇擊之回紇其先匈奴也姓藥羅葛氏居
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元魏時號高車部唐
初為勅勒諸部後屬突厥會突厥亂襲破

之遂稱可汗至唐德宗時改號回鶻言其
捷擊猶鶻鳥之飛也太宗貞觀二十一年
以鐵勒諸部為州縣回紇以南突厥以北
開一道置六十八驛今問對云六十六驛
恐傳寫之誤耳

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
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
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
為不測則敵無其所之也

太宗曰是何道也。靖對曰：此所謂多設方略以誤之之術也。番兵而佯示之以漢，漢兵而佯示之以番，使彼不知吾番漢之別，則莫能測度我攻守之計矣。善能用兵者，先為不可測之形，則敵必乖違其所往之初心也。

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卿言正合朕意。卿可密切訓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之兵變號易服，便見奇正之法矣。謂番而示之漢，亦奇而示之正也。漢而示之番，亦正而示之奇也。番漢不可別，則奇正亦不可測也。靖再拜曰：聖上之慮天縱之也。聞一知十，臣安能盡其說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

太宗曰諸葛亮嘗言有節制之兵雖無能之將御之亦不可敗也無節制之兵雖有能之將御之亦不可勝也朕疑此說非極致之論

靖曰武侯有所激云耳臣按孫子有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

靖答曰諸葛武侯有所激言耳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之道不明白吏卒又無常守之

職陳設兵衆或縱或橫而不齊整名之曰亂自古自亂其軍引人之勝者不可盡言其多也

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散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

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之時無古法也吏

卒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恒久之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軍內自潰敗非人勝之也。如符堅伐晉至淝水兵自潰敗非謝玄勝之也。是以武侯嘗言兵卒有節雖遇庸將領之未至於敗若兵卒內自潰亂雖賢將領之亦危也。此說又何疑焉。甚言兵之不可不教練以古法也。愚謂兵卒有制是言平日教練之熟也。將雖愚庸猶未至於敗。平日士卒未嘗教練雖遇賢將亦無如

之何也。此說似未允當。且如韓信驅市人而戰以破趙軍。當時漢兵何嘗教練。若非韓信豈能勝乎。故有國者兵不可不練。而將亦不可以不擇也。

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為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輕忽靖荅曰教
練得其道則士衆為我用教練不得其法
雖朝督而暮責亦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將
區々古制皆纂集以為圖者庶幾教練士
卒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選擇古
來陳法畫圖以上

太宗曰番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為
弩拑角此正兵歟

太宗問曰番兵唯用勁馬奔衝敵陳此亦

奇兵歟漢兵唯以強弩拑角敵人此亦正
兵歟拑謂牽其足角謂置其首左傳曰晉
人角之諸戎拑之是也

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
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
漢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乎速鬪漢長
於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
奇正既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
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

有哉

靖答曰按孫子有云善能用兵者求之於
兵勢之可勝不責於不能之人故能擇人
之能者使而任之以勢也夫所謂擇人者
各隨番兵漢兵所長而使之戰也番兵長
於馬馬則利於速鬪漢兵長於弩弩則利
於緩戰此番漢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
正之所分臣前曾述番兵漢兵必變號易
服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者乃奇正相

生之法度也馬亦有正不可全謂之奇弩
亦有奇不可全謂之正何一定不易之有
哉常者一定不改易之謂也

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
之是其術也

太宗又曰卿更仔細言其術靖答曰先行
之使敵從之此其術也謂番兵變號易服
示以漢兵之形敵謂我真漢兵也必以與
漢兵戰鬥之法從我我却以番兵之法出

奇勝之漢兵變號易服示以番兵之形敵
謂我真番兵也必以與番兵戰鬥之法從
我我却以漢兵之法出奇勝之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
督統於安北都護朕用薛方徹何如

太宗曰近日契丹奚部落皆內附置松漠
饒樂二都督使統制於安北都護朕用薛
萬徹其職可否如何奚契丹屬在貞觀二
十二年松漠饒樂皆地名都督官名安北

亦地名都護府名也契丹奚北狄二國名
契丹在白雲之南奚與白雲地相連也又
云契丹本東胡種居於西樓在潢水之南
黃龍之北得鮮卑故地或以為鮮卑遺種
至元魏時自号契丹其地有二水一曰土
河一曰潢河至木葉山合流為一相傳初
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一婦人乘小
車浮黃河而下遇於木葉山顧合流之水
遂為夫婦此其始祖也

靖曰：方徹不如阿史那社尒及執失思力，
契苾何力。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臣常與之言，
松漠饒樂山川道路蕃情逆順，遠至於西域，
部落十數種，歷之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
點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若方徹則勇而
無謀，難以獨任。

靖答曰：薛方徹為人不如阿史那社尒及
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此三人皆蕃臣能知
兵者也。臣曾與之言，松漠饒樂境內山川

綱目三集覽云
契苾虜複姓何力
其名契苾歷反
蒲結反

形勢道路遠邇及蕃人逆順之情，遠至於
西域，部落十數種，歷之皆可聽信。臣嘗教
之以陳法，無不點頭服義。言曉其法也。望
陛下任用之，勿疑惑也。若薛萬徹者，有勇
而無謀略，難以獨任。其人阿史那社尒說
見前，執失思力，頡利可汗臣也。執失虜覆
姓，思力其名也。契苾本突厥部落，在雪春
西北，其後因以為氏。何力其名也。
太宗笑曰：蕃人皆為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

攻^兵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太宗笑曰番人亦皆為卿所役使古人云
以蠻夷而攻蠻夷乃中國之勢也卿得其
道矣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直解卷上

